

中國近代史講話 (六)

——五四運動前夜的軍閥統治

汪伯岩編寫
山東人民出版社

H95
W2

中國近代史講話

(六)

——五四運動前夜的軍閥統治

汪伯岩編寫

山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濟南

書號：1365

中國近代史講話（六）

編寫者：汪 伯 岩

出版者：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山東人民出版社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發行者：新華書店山東分店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印刷者：山東新華印刷廠
濟南經九路三十六號

開本：787×1092¹/₃₂

印張：1 3/16

字數：30千

〔濟〕15,001—30,000

1955年12月第 一 版

1956年3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定價 一角五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的是辛亥革命以後，到五四運動以前，這一段時期的歷史，包括袁世凱帝制運動，段祺瑞專橫賣國的經過，及其他北洋軍閥爭權奪利的混戰局面；並敘述了以孫中山爲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鬥爭及其失敗。書中着重指出人民覺悟的日益提高，及革命怒潮的高漲。最後簡要分析了五四前夜的中國社會經濟及文化思想狀況，指出人民民主的出現。

目 錄

一	袁世凱封建買辦獨裁統治的建立	一
二	資產階級革命幻想的破滅	七
三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和袁世凱的帝制自爲	一五
四	所謂「護國戰爭」和袁世凱帝制的失敗	二〇
五	黎、段相爭和段祺瑞軍事統治的建立	二六
六	孫中山護法北伐和段政權的專制賣國	三〇
七	五四運動前夜的中國社會經濟	三六
八	五四運動前夜的中國新文化啓蒙運動	四一

一 袁世凱封建買辦獨裁統治的建立

一九一一年（辛亥）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皇朝的封建統治，但是革命黨人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權。他們從武昌起義後的第二天，便和反革命勢力妥協了；最後，竟把革命後的新政權，拱手讓給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掌握；致使革命的結局，僅僅換取了一塊「民國」的空招牌，實際上却建立起了比滿清政府更加黑暗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封建買辦的軍閥政權。

袁世凱用盡種種卑鄙無恥的手段，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的位置。當他登上了總統的寶座以後，就逐步擴大私人勢力，企圖從民主形式的總統獨裁，過渡到名副其實的君主專制，建立起和滿清政府一脈相傳的袁氏皇朝。

袁世凱爲了實現這個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便不惜大量出賣祖國的領土主權，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滿清政府歷來和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不消說，他都一古腦兒承認下來。並於他就職後僅僅一個多月，就在臨時參議院明目張胆地發表宣言說：「凡我國民務當……以開誠佈公、鞏固邦交爲重，凡從前締結之約，均當切實遵守，其已締約而未辦之事，迅速舉辦。」噫，這是多麼忠誠的帝國主義的走狗！不僅滿清時代所訂的

一切賣身契約，他都「切實遵守」；而且滿清政府「未辦之事」，也都要「迅速舉辦」。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比那些滿清奴才更會賣國，更會博取外國主子的歡心了。

在辛亥革命期間，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在帝俄的支持下宣佈了「獨立」，西藏達賴喇嘛因有英國帝國主義的撐腰，也在要求「自治」，和中國脫離關係。袁世凱就職後，爲了取得英俄對他的支持，經過幾次欺騙談判，就不管蒙藏人民的意志，一概滿足了英、俄政府的要求。此外，他又承認了日本修築滿蒙五鐵路的權利，使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進一步深入了東北。並使美國也取得貸款導淮、和由美孚洋行調查華北油礦，以及專利開採延長、承德等地石油的權利。

袁世凱爲了擴充實力，剷除異己，又向帝國主義列強進行巨額的「善後大借款」，這正符合了帝國主義向中國投資的要求。一九一三年四月，袁世凱不顧參議院的反對，擅自與英、德、法、日、俄五國銀行團（美國原也參加，後因帝國主義之間的利害衝突，臨時退出）非法成立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貸款。貸款的條件是：不僅關稅（每年所收關稅，除去交納外國賠款和外債息金等的剩餘部分，叫做關稅）、鹽稅都做了償還借款的担保，而且中國的財政也承認由五國銀行團直接派員監督——也就是承認了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

帝國主義在中國得着這麼一條忠誠馴服的走狗，自然要投些零骨碎肉，加以鼓舞。一九一三年四月，美國帝國主義首先承認了這個封建買辦的袁記軍閥政權。同一年十月

袁世凱當選爲正式總統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也都繼續加以承認。從此，袁世凱就做了各個帝國主義在華的御用鷹犬，帝國主義也就與北洋軍閥在中國建立了共同統治的反動聯盟。

袁世凱既然換取了帝國主義的積極支持，就更加放心大胆地對內展開了陰險毒辣的政治鬥爭。他爲了逐步實現專制獨裁統治，首先是摧毀臨時約法規定的「責任內閣制」，以便建立總統形式的封建買辦的獨裁政權。

爲了說明「責任內閣制」的由來，這裏簡單的介紹一下民國初年，各個主要黨派的分裂、合併，及其活動情況。

自從清帝退位，袁世凱當了臨時總統以後，各黨派人士都認爲「建立民國」的任務已經完成，「革命」已經「成功」，當前的任務是在臨時約法許可的範圍內，建立歐美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幻想實現「政黨政治」。同時他們對於袁世凱的真正面貌，也沒有認識清楚，反而受了他那兩面派手法的欺騙，認爲他忠誠可靠；甚至革命領袖孫中山在一九一二年八月間到北京會晤袁世凱的時候，也曾親自對袁世凱說：「十年以內，大總統非公莫屬」。認爲袁世凱是個治理民國的適當人物。袁世凱這個蒙面大盜的虛偽面目，就這樣混蒙了各黨派人物的眼睛。所以當時北京的政治氣氛，不是「反袁」，而是「擁袁」。他們在「擁袁」的總政治目標下，幻想實現「政黨政治」。於是各黨派展開了政治活動。

當時各色各樣的黨派很多。第一大黨是由同盟會蛻變而來的「國民黨」。同盟會本來是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反滿派的鬆懈聯盟，滿清推翻後，這個「反滿」的共同目標消失了，這一聯盟也就跟着瓦解。在辛亥革命期間，一方面許多官僚政客擠進了同盟會內部，一方面也有許多盟員脫盟，另行組黨或加入其他黨派。盟內的革命氣氛越來越稀薄了，因而當時有「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一類的話流傳着。

臨時參議院遷往北京後，同盟會在參議院中的議席只佔有四十席，和它對立的統一黨（以章太炎為首的「中華民國聯合會」與張謇等立憲黨人的「預備立憲公會」合組而成）也佔四十席。另外，谷鍾秀、張耀曾等人的「統一共和黨」佔有二十五席。同盟會首領黃興、宋教仁等，爲了爭取參議院中的多數席位，便不惜取消同盟會，於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合併統一共和黨和幾個立憲黨人的小黨派，另行建立了國民黨。

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後，對於同盟會的綱領大加修改，已失去一個革命政黨的性質。在「新舊合作」、「朝野合作」的號召下，變成一個爭奪權位的官僚政客集團了。

當時，次於國民黨的第二大黨是「進步黨」。這是在清末立憲派的舊有基礎上，合併「共和」（黎元洪）、「民主」（梁啟超）、「統一」（章太炎）三黨而形成的。

原來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一三年二月間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取了選舉的勝利；國民黨籍參眾議員在國會中佔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合計起來才不過二百二十三席。國民黨並宣傳要組織國民黨內閣。袁世凱因此更加仇視國民黨，

就示意「共和」、「民主」、「統一」三黨併爲一黨，這三黨也就遵奉袁世凱的意旨，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合併成立了進步黨，來和國民黨對抗。

國民黨與進步黨是民國初年的兩大官僚政客集團。它們的政治目標都是擁護袁世凱，基本上沒有什麼區別。其間稍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國民黨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和「地方自治」，企圖分袁的權力；進步黨則連分權的思想也沒有，無條件地贊成袁世凱的集中權力。因此，進步黨就環繞在袁世凱的周圍，成爲袁世凱反對國民黨的御用工具。一般說來，國民黨側重代表新起的地主和資產階級，並還代表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在當時被稱爲「急進」；進步黨側重代表舊存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所以在當時被稱爲「漸進」。但是，無論急進也吧，漸進也吧，它們都已失去當年的前進精神了，國民黨先前的所謂革命，已變爲取消主義；進步黨先前的所謂開明，也變爲保守主義了。

儘管國民黨和進步黨都還擁戴袁世凱，但是袁世凱對這兩黨都不信任，他的意圖是把國家大權集中在自己手裏，實行唯我獨尊的專制獨裁。不過，當時袁世凱還不可能同時扼殺兩黨的生命，所以他就暫時利用更能聽從指揮的進步黨，以便集中力量打擊妄想分權的國民黨。

袁世凱實行獨裁統治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破壞國民黨盡力提倡的「責任內閣制」。民國成立以來第一個責任內閣，是一九一二年三月以同盟會分子唐紹儀爲首組成的

內閣。在十一個閣員中，總理唐紹儀、教育總長蔡元培、工商總長陳其美、農林總長宋教仁都是同盟會會員。所以當時的人稱它爲「同盟會中心內閣」。唐紹儀強調實行責任內閣制，與總統爭取「副署權」（發佈命令時由總統及總理共同署名），早和袁世凱形成了對立。這一年六月間，唐紹儀站在同盟會的立場上，堅持任命王芝祥爲直隸督軍。袁世凱一向把直隸看做北洋系的地盤，當然不願其他派系的人來做直隸督軍，他一面暗中指揮所謂直隸五路軍界出面反對，一面改派王芝祥往南京去遣散軍隊。唐紹儀拒絕副署改派的命令，袁世凱就以他自己的名義把命令發表了。這顯然是蔑視責任內閣的職權。唐紹儀憤而辭職，出走天津。袁世凱就乘機改組內閣，拉出無黨派的陸徵祥出來組閣。因爲陸徵祥是個買辦外交家，只會說外國話，和外國人講應酬，根本不懂得政治。這就很便於他實行獨裁統治。袁並用武力威脅參議院通過陸內閣的閣員名單。但參議院仍未全部通過，以表示對陸內閣的不信任。接着並提出了彈劾陸總理失職案。這種僵局給了袁世凱一個絕好的機會，他便叫陸徵祥從此稱病不出，却叫他的親信、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理內閣總理，並得到國民黨的同意。

這一年八九月間，孫中山、黃興相繼入京。黃興在國民黨內部，原是個無原則的右派首領。他到北京後，想擴大國民黨的勢力，並想把北京政府改變成國民黨政府，就到處勸人加入國民黨。並勸過袁世凱入黨，請他做國民黨的首領。袁世凱雖然沒有加入，可是趙秉鈞和大多數閣員都加入了國民黨，儼然變成了一個「國民黨內閣」。但是，誰

都知道，趙秉鈞是袁世凱的私人，因此，這時的內閣，已喪失了責任內閣的意義，完全成了袁世凱的御用工具。

袁世凱就是這樣向資產階級的「民主」開刀的，他首先破壞了責任內閣制，衝破了限制他的權力的臨時約法，建立起北洋軍閥封建買辦的獨裁統治。

二 資產階級革命幻想的破滅

袁世凱採用種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使唐內閣倒台，陸內閣流產，終於以趙秉鈞的御用內閣代替了臨時約法的責任內閣，獨攬了中央行政的大權；但是他並沒有感到滿足，還想把他的獨裁勢力伸張到地方上去，還想消滅國民黨在地方上和國會中的勢力，因此，他對國民黨繼續展開了攻擊。

那時，南方六七省的地盤，還掌握在國民黨手裏，其餘各省也多非袁黨的嫡系軍人。袁世凱爲了排除這些異己勢力，在他登上臨時總統寶座後的十幾天，就發佈了「訓練軍人令」，強調「服從統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準備在「統一」的招牌下，使地方服從他個人。過了不到一個月，他在參議院演說，又宣佈了縮編軍隊的步驟。同時，暗中派出了大批特工人員赴各省戰略要點組織軍隊，策劃鎮壓異己分子的反抗。他的刀鋒首先對準了國民黨軍事力量所控制的各省。此時袁世凱的野心已日益暴露，國民黨遂

發動了所謂「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由宋教仁被刺案引起的。原來，國民黨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到一九一三年二月的國會選舉中取得了壓倒的優勢，國民黨員在新選的議員中佔了多數，聲言將以多數黨組閣，並預定由宋教仁爲內閣總理。宋教仁也就遍遊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到處發表演說，宣傳「政黨內閣」的主張。袁世凱好容易扶植了趙秉鈞這個御用內閣，現在眼見宋教仁又要使那責任內閣復活，自然他是不能容許的。於是就派遣刺客，在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由上海搭車北上時，將他刺死。宋案發生後，袁世凱還裝聾作傻，電令江蘇都督程德全緝拿兇手。哪知道程德全在四月二十六日宣佈了全案證據，證明這一次的兇殺，直接殺人的兇手是武士英，組織謀殺行動的是袁系特務應桂馨，主使暗殺的是國務院秘書洪述祖和內閣總理趙秉鈞，而向趙秉鈞發佈命令的就是袁世凱本人。查來查去，原來却是這麼一種案情。趙秉鈞因爲受不了各方的責難，於五月一日引嫌辭職。可是袁世凱的兇狠面目再也遮掩不住了。

宋案發生後，袁世凱知道事情不容易平息下去，國民黨一定起來反抗。立即秣兵厲馬，積極備戰。四月七日，袁記參謀部秘密下了動員令，叫張勳和周自齊兩部準備進兵。四月二十六日，又與五國銀行團借款兩千五百萬英鎊，作爲軍事費用。這筆非法借款引起了全國輿論的激烈反對。但是袁世凱那兒管得什麼非法、合法，他覺得已經有了用兵資本，就積極調兵遣將，部署武力鎮壓。

孫中山於宋教仁被刺後，由日本回到了上海。到這時他已認清了袁世凱的真正面目，主張立即興師討袁。可是當時的國民黨已不像辛亥革命前的同盟會的那種聲勢了，它早已脫離了羣衆，內部充滿了封建官僚和投機政客，因而對於反袁問題的意見就發生了分歧：反抗派擁護孫中山的反袁主張，以江西都督李烈鈞最爲堅決；妥協派（黃興、陳其美等）和國會派，對武裝鬥爭無信心，迷戀於「法律解決」。

正在國民黨內部爭吵不休的時候，袁世凱却已行動起來了。他藉口國民黨系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曾經通電反對過借款，說是不服從中央，從六月九日到三十日接連下了三道免職令，免了他們三人的職。緊接着就派遣段芝貴的第一軍李純部進兵九江向李烈鈞進逼，李烈鈞部被迫退到湖口，於七月十二日與旅長林虎等發出討袁通電，自稱「討袁軍」。

「二次革命」的戰幕揭開了，一向主張妥協的黃興，在國民黨員紛紛指責下也匆匆忙忙地趕往南京，迫使江蘇都督程德全響應討袁。

袁世凱於七月二十二日宣佈了「討伐令」，派馮國璋、張勳兩部進攻南京；段芝貴、李純等部進攻江西；鄭汝成、湯壽銘率海軍協助蘇、贛兩省的袁軍作戰。在國民黨影響下的皖、湘、粵、閩、川五省雖然先後響應了討袁，宣佈獨立，但因武力有限，又都各懷疑懼，行動不能一致，因而在江西、南京兩地的討袁軍戰敗後，他們便又相繼取消了獨立。

不到兩個月，所有南方各省的國民黨軍隊完全被打垮了。缺乏羣衆基礎的「二次革命」，就是這樣無力地失敗了。袁世凱摧毀了國民黨的武裝，控制了長江流域的地盤。

袁世凱以武力削平了國民黨地方上的勢力，但還想利用國民黨國會派議員選舉自己爲正式總統，所以在「二次革命」期間，仍舊聲稱「尊重」約法上議員的權力，以籠絡議員，不使他們南下；國民黨議員迷戀權位，也就以「法律倒袁」爲招牌，繼續留在北京。在「二次革命」戰爭中，進步黨是擁護袁世凱的。到戰爭將近尾聲的時候，袁世凱就提出進步黨領袖熊希齡組織內閣。熊希齡於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一日組成了所謂「第一流人材」的第一流經驗的內閣，著名立憲黨人梁啓超、張謇、汪大燮等都以「第一流人材」的資格參加了這個內閣。熊內閣並成立了憲法起草委員會，妄想制定一部憲法，使袁世凱步入「憲政軌道」。儘管進步黨人對袁世凱表示了百倍忠誠，但是袁世凱對他們還不敢十分放心，就指使他手下的老官僚梁士詒出面，用金錢和地位籠絡了一部分議員，成立了所謂「公民黨」，作爲自己直接指揮的打手。熊希齡、梁啓超等原想「先定憲法，後選總統」，公民黨提出相反的意思，認爲欲得外國承認，必須先有正式總統。熊內閣接受了公民黨「先選總統，後定憲法」的主張，在十月四日草草頒佈了「大總統選舉法」，十月六日，參衆兩院便組織了總統選舉會，進行總統的選舉。

在選舉總統的這一天，袁世凱派出便衣軍警數千人，自稱「公民團」，把會場圍了個風雨不透，聲言：「今日非將公民所屬望的總統（指袁世凱——編者）選出，不許選

舉人出議場」。可憐那些議員們忍飢挨餓了一天，從上午八時到下午十時，連續投票三次，最後，總算「選」出袁世凱爲總統。

袁世凱被選爲正式總統後，他感到再也不需要那些國會議員們來替自己裝飾門面了，所以他於十月十日就職後，一面諮請國會增修約法，擴大總統的權力；一面派他的「欽差」監視「憲法會議」制定憲法。當這種卑鄙的目的沒有達到的時候，他就指揮他手下的那些地方文武長官通電主張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議員、撤消憲法會議、解散憲法起草委員會和國會。十一月四日，袁世凱根據各省軍政長官的意見，下令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議員，追繳了國民黨議員四百三十八人的證書徽章，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根本不能開起會來。進步黨議員原先是贊成撤消國民黨議員的，到這時會開不成了，才發現自己也受了連累，「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實」。到了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袁世凱就乾脆下令解散了國會。熊內閣幫着了解散國會的命令，隨後又幫着解散了各省地方自治會和各省省議會，把所有辛亥革命以來建立的共和國制度盡情斬淨滅絕了。到了這個時候，這個「第一流人材」的幫兇內閣，也就沒有存在的餘地了，袁世凱不需要他們了，於是熊內閣也在袁黨的冷諷熱嘲中，於二月二十二日被迫宣佈辭職。

在各黨各派被袁世凱分化、收買、各個擊破或一脚踢開以後，國會和內閣也隨着散夥倒台，袁世凱封建買辦的獨裁統治已經毫無問題地建立起來了。但是，袁世凱還想爲他的獨裁政權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因此，他又着手進行約法的修改。

一九一二年南京參議院制定的臨時約法，是一部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約法，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正是因為這樣，就與袁世凱獨裁專制的陰謀根本不能相容，遭到他千方百計的破壞。在國會解散、內閣拆台以後，由臨時約法規定的共和國制度，本來已經破壞無餘了；但是袁世凱對於這部約法形式上的存在，還是不能允許。就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八日，指使一批官僚、地主、資本家和上層知識分子組成約法會議，進行修改約法。這個約法會議修改了臨時約法規定的責任內閣制和它所具有的那種共和國憲法的性質，而採取了總統制與符合袁世凱專制主義的規定。經過修改後的約法，把所有對外宣戰、媾和、締結條約，對內制定官制、官規，任用國務員和大使、公使，以及正式憲法起草、財政緊急措施和發佈緊急命令等權力，統統規定由大總統掌握，使總統取得了像專制皇帝一樣的權力。

這部「袁記約法」於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佈後，袁世凱就把國務院改爲設在總統府裏的「政事堂」，把國務總理改爲在政事堂辦事的「國務卿」，把過去的所謂內閣，變成了完全可以由總統任意支配的附屬機構。另外，按照「袁記約法」的規定，新的立法機關不是國會而是立法院了。在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參政院代行其職權。這個處處看着袁世凱眼色辦事的參政院，也在六月二十日成立，議長是黎元洪，參政共有七十人，都是由袁世凱委任的一些官僚政客。

根據參政院的建議，約法會議又修改了總統選舉法，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